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綺樓重夢
第三十八回 翡翠帳中揉雪乳 鴛鴦被底擁香軀

小鈺和玉卿正在拉拉扯扯，偏那知趣的施媽闖進門來，虧了丫頭伶俐，高聲問道：「施奶奶，小姐好些了嗎？」施媽回說：「這幾天好多哩。」小鈺忙對玉卿說：「我一會兒差丫頭來請你，暫且去了。」依舊往後門走了出去。施媽拿了個藥方兒來問玉卿，吃得吃不得？玉卿那有心情瞧藥方，胡亂應道：「很妥當，忙去熬給他吃罷。」施媽去後，玉卿暗想：「今日把心跡表一表明，倒也好。但是他果然要認認真真來，到底依他不依？」又想：「已是招引了他，難道又拒絕嗎？」正在情懷撩亂，只見裊裊走來，說：「二爺請小姐去喝酒，還有三位姑娘在那裡奉陪呢！」玉卿就坐上椅轎，同他過去。見彤霞、淡如、妙香三個都在怡紅後廳坐著，桌上擺了許多果碟。便問：「二爺今日請那位客？我的接風酒已是擾過多次的了。」小鈺說：

「並不請客，他三位也是不速自來的。」便讓玉卿首座，彤霞、淡如對面坐下，妙香在上，主人在下。極盛的席面，吃喝了一會，小鈺請玉卿行令。玉卿道：「行個『巧相逢』罷。就把骨牌覆在桌上，兩人各取一張，頭對頭擺了。翻轉來若是同點的，就是逢著了。」說罷，就和妙香擺起。揭開來，玉卿是六，妙香是么，逢不著。玉卿喝了六小杯，妙香喝一杯。妙香和彤霞對擺，也逢不著，各照點喝了酒。彤霞和淡如，淡如和小鈺，都逢不著。獨有小鈺和玉卿，恰好是兩個四，相逢著了。小鈺道：「巧極，巧極。」各斟了一大杯，小鈺喝了一口，故意說：

「姐姐的酒淺了。」就倒些在玉卿杯裡。玉卿也喝了一口，說：

「倒是太多了。」又倒些在小鈺杯裡。淡如道：「豈但是相逢酒，竟是喝交杯盞呢。」玉卿紅著臉不做聲。小鈺請彤霞行令，彤霞說：「照樣再逢一回罷。」事有湊巧，別人都逢不著，又是小鈺和玉卿逢著了，兩個又各吃了一大杯。

該淡如行令，淡如說：「各人伸出指來，從我數起，數著的說個笑話，笑的喝酒。」恰好數著淡如，淡如道：「有個人呆笨不過的，做了親，第一夜，見新娘脫了褲子，底下露出那話兒來，新郎瞧了一瞧，慌忙趕到隔壁王皮匠家裡，說道：『我今兒娶了個女人到家，臉面也好好的，誰知小肚子底下，兩腿中間開了個窟窿，恐怕腸子要漏出來，這怎麼處？』皮匠說：

『不妨，我拿條麻線替他縫住了就不會漏。你在我家裡看守房屋，我去縫好了就來。』皮匠假意拿個針，拿條麻線，走進新房和那新娘大乾了一回。回到家來，說：『縫停當了。』新郎著實謝了一番，回到房裡把新人的東西細細一瞧，跌跌道：

『這真叫人心難托，那王皮匠滿口許我用麻線縫的，誰知是護膿局。只拿些漿子糊糊就算了。』眾人都笑了。合席通喝一杯。

輪該妙香行令。妙香道：「念兩句古詩，要一真一假：『春城無處不飛花』，是真花；『江城五月落梅花』，是假花。」

彤霞說：「『一騎紅塵妃子笑』，是真笑；『佳節清明桃李笑』，是假笑。」淡如說：「『夜半鐘聲到客船』，是真船；『花開十丈藕如船』，是假船。」小鈺說：「這令卻有趣，我念個『勸君更盡一杯酒』，是真酒；『寒夜客來茶當酒』，是假酒。」

玉卿道：「『家家扶得醉人歸』，是真醉；『暖風薰得遊人醉』，是假醉。」妙香收令道：「『花飛莫遣隨流水』，是真水；『天街夜色涼如水』，是假水。」小鈺道：「我也行個巧相逢，要念句《詩經》，首尾相連的：『窈窕淑女』。」玉卿道：「女曰雞鳴。」妙香念：「鳴鳩拂其羽。」彤霞說：「羽蟲三百六十。」

淡如說：「十年以長。」小鈺說：「『長者賜』，都是相逢的。」

各喝一大杯，令完席散。

眾人各坐上椅轎回去。小鈺卻暗暗吩咐抬轎老媽子，把玉卿前門抬出，從後門抬進。下了轎，丫頭、宮女扶他進房。玉卿問：「怎麼不是我的房呢？」小鈺道：「這是姐姐的新房，請裡面坐罷！」小鈺扶他進到裡間。玉卿假意裝醉，和衣躺在炕上。宮女笑嘻嘻把腰窗拉上，各人悄悄睡下，由他們幹那鴛鴦勾當去。到第二天已牌時候，還聽見裡房吱吱咯咯的在炕上說笑，直到晌午才開窗出來。香玉、盈盈故意領了眾宮女、丫頭向他打個足全，說聲：「少奶奶，恭喜。」玉卿漲紅了臉，不便說別的，只說：「不敢，請起，請起！」小鈺道：「今兒你們通有喜酒喝的，並且還是盛席。但各人要嘴謹些，別胡說亂道，滿處播揚。」宮梅說：「放心，不會播揚的。」卻私下對金荃說：「這白小姐竟硬朗呢，鬧了一夜，早晨還要找個零兒！」

金荃說：「他是經過來的，不比咱們女孩兒，叫疼喊痛。」裊裊說：「如今慣了，也還不很怯了。」飛飛把指頭在臉上做個羞勢兒道：「不害臊，自己竟直供呢。」從此或是玉來，或是鈺去，迭為賓主。

過了幾時，已是十一月初頭，這日小鈺用了早飯，正想要到凌波足全去，只見紅梅慌慌張張跑來，說：「二爺快去瞧瞧，我們姑娘吐了許多血，這會子很不好呢。」小鈺忙就趕到賞心亭來，進了臥房，只見炕幔是放下的，揭開一看：見瑞香靠在短飛仙椅上，不住的喘氣。小鈺就叫宮女脫去靴子，坐上炕去，抱他在懷裡，解去了大紅腰帶。伸進手去，往他胸前輕輕的拓，一面叫盈盈回去取了兩塊龍涎香來。自己先在口裡含了一會，才把舌尖送進他嘴裡去，叫他含著，慢慢會止喘的。又叫熬了一碗人參湯來，叫他連龍涎香一並咽了下去。又送進一塊香，含了一會，果然氣就漸漸平了。又用人參連香嚥下，不一會喘竟止了。瑞香說：「好靈藥，方才氣往上衝，喘得話多說不出來。這會子，竟平復了。二爺住手，別拓罷！」小鈺趁便兒把他的雪乳捏弄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宛然新剝雞頭肉，滑膩猶如塞上酥。妹妹肯給我嘴裡含一含，更有趣的。」瑞香說：「別鬧，我已好了，放了我好去小解。」小鈺應聲「是」，就抱他到桶邊，替他解開褲帶，放上桶去，扶著等他解完，依舊抱上了炕。扯過被來，蓋了下身，把手在腿邊亂摸。瑞香說：「好哥哥，別胡鬧，我要躺著安安神呢。」小鈺就扶他睡倒，替他脫去上下衣褲，蓋嚴了被，親了個嘴，叫聲：「乖妹妹，請睡！我去了。停一會子再來瞧你。」從此，天天重用人參，也就略略好些了。

這年是臘月十六日立春，到了晚上，王夫人請了各家奶奶們，又叫小鈺和眾姐妹通在榮禧堂喝酒賀春，定更後才散。小翠病還未全好，勉強去坐了一會。回到園內，小鈺送他到扶荔廳，交給施媽扶了進房，自己又到賞心亭瞧瞧瑞香，瑞香道：

「病好了，只是身子發軟，今兒天氣又冷得利害，因此不出去。難為哥哥惦記，請坐了談談去罷。」正在閒話，忽聽見外邊嚷道：「咱們各處找二爺不著，不知在這裡沒有？」小鈺問：

「是誰找我？做什麼？」絳雪丫頭回道：「今兒天氣怪冷的，妙姑娘叫把火炕生得暖些，誰知煤太多，火太旺了，把褥子通燒著了。姑娘有了些酒意，冒冒失失，光著下身坐進被去，把兩臂兩腿燙得稀糟伙爛，跌下炕來，疼得半死，躺在地下。如今扶起來，撲在炕上，話也不會說的了。上房太太、奶奶和各家奶奶們通在那裡，叫請二爺過去設法救救他。」小鈺叫聲：

「還了得！」飛跑往蘅蕪院來，只見眾人正在碌亂，王夫說：

「咱們上房知道了趕了出來，怎麼你在園裡的再也找尋不著呢？」小鈺也不答話，先在正炕上一瞧，見被褥都燒成了灰，潑了許多水。回頭往旁邊炕上一瞧，見他合面撲著，蓋了一條皮被。小鈺說：「蓋不得被的，別悶了，火氣內攻。」就揭開被來看時，上身穿件小皮襖，下身光著的臀腿通是紫紅色，起了許多白泡。又因被擦動了，破了些泡，真是稀糟的了。用手一摸，火滾熱的。叫聲：「妹妹」，也不答應。李紋哭著道：

「好二爺，你怎樣救救他罷。」小鈺也淌著眼淚說：「待我抱他過去，設法救他是了。」就吩咐：「快取一碗男孩子的溺來，立等，立等。」又叫盈盈：「快稱二兩人參、二兩犀角和童便濃濃的煎起湯來。」自己兩手托了他，跑到怡紅院來。李紈叫道：

「他下身光著的，別凍了！」小鈺說：「正要取這點子冷氣呢。」

捧到自己炕上放下，用手扳起他的臉兒瞧瞧，是通紅的，牙關咬緊，鼻子裡還有些微息，那上身的小襖兒是解開鈕的。就伸手在胸前一摸，也是火熱的，還有些突突的跳，就說：「還好，還好。可以救得，快拿童便煎的藥來。」丫頭、宮女慌慌張張鬧了一

會，送進藥來，卻是滾熱的。翻翻把一盆冷水冰了一冰，小鈺就把他的牙齒扳將開來，慢慢灌了下去。又停了一會，才會哼哼的出聲了。小鈺忙和他嘴接嘴大大布了幾口氣，就叫了一聲：「哎唷，好疼！」王夫人說：「有救了！」小鈺叫宮女把軍營裡帶回的人參八寶石灰散，用麻油調勻，親自用鵝毛替他敷上。又隔了好久，藥收燥了。摸一摸，熱退了些。再把藥敷上一層，又灌下一碗童便、人參、犀角煎，卻會自己喝了。喝完就說：「我要小解了！」小鈺忙叫拿個銅盆來，一手托起他的小肚子，一手把銅盆湊過去，說：「妹妹儘管撒罷。」聽他叮叮噹噹撒了一胞溺。小鈺說：「疼會鬆下去了，但是小肚子凍得冰冷，被又蓋不得。請太太和奶奶們散了，好等我設法調排他。」李紋道：「拜托，拜托。我們竟散去罷。待救好了，叫他拜二爺作個乾女兒。」小鈺道：「姨媽言重，交給我靜靜想法兒就是。」眾人果然散了。

小鈺叫宮女、丫頭關上了門，自把衣服脫光，只剩一條單綢褲，仰面躺在炕上，抱他合面撲在自己身上，彎著兩個膝頭，支將起來，護住了他的疼處。叫宮女先蓋了一牀絲綿軟被，再蓋上兩牀皮被。輕輕把他上身衣服通脫去了。妙香說：「法兒倒很好，只是光著身子，臉對臉兒，怪臊的。明兒叫人知道了免不得要笑話呢。」小鈺說：「遇了災難，也說不得了，誰又願意這樣的？」妙香說：「酒已早早疼醒了，睡不著。燙些酒來，喝了好睡。」宮女忙去熱了一銀壺的酒來，丫頭拿些果碟兒放在炕沿上，小鈺說：「我也要喝，只是仰面睡了喝不來。妹妹哺給我吃罷！」妙香真個吐一口給他，自己才喝一口，不一會喝完了一壺。各帶著酒意，竟睡熟了。到五更盡醒來，小鈺輕輕摸摸他的火瘡，已是結了一層硬，問他：「還疼不疼？」

妙香說：「碰著有些疼，不碰動不覺得疼了。親哥哥，多謝你救了我，如今請起來罷，一會子怕我們奶奶來瞧見了不像樣兒。」

小鈺道：「是的。」便把他側著身，向外睡了。叫把一隻手撐開了被，省了擦碰。自己便起身穿好了衣服，布著他耳朵說：「昨晚雖沒有什麼實事，你那寶貝東西盡我摸個像意，也算僥倖得很了。」妙香啐了一聲，說：「往後別再提起。」外房宮女、丫頭，聽見二人說話，也都起來伺候。

果然李紋就過來，瞧見他已經好了，十分歡喜。向小鈺謝個不了，小鈺說：「凡受了燙的，最怕火氣攻心，斷斷喝不得水。我用童便人參護住他的疼，犀角能涼心，用來解他的火氣。這敷的八寶人參末子，不為奇，難的是千百年陳石灰。我在山東修城拆下來的，合成這藥，預備軍營用的。因此得這樣靈驗。」

說了一會，太太同奶奶們並眾姐妹都來瞧他，他說：「險也險極，全是二爺的功，還累他昨兒一夜不睡覺。」李紋道：「今兒還求二爺怎樣設個法兒抬回蘅蕪院去。」小鈺說：「容易，停一會子我抱了他過去罷。」捱到傍晚，妙香道：「我不疼了，煩哥哥捧了我過去罷。」小鈺真個連被雙手托了送到他臥房炕上。

安頓他睡下，就叫傳話給管家婆：「把昨日生炕的老媽子打一百馬鞭，即刻攆了出府。」妙香道：「一百鞭，打也打死了。只用打他幾下，警戒警戒就是了。」小鈺說：「也罷，打二十鞭，攆了去罷。」妙香又調養了半個月，才得褪了，行坐如舊。從此和小鈺更加熟分了些。

過了新年，小鈺正交十四歲。這日坐在怡紅外房，瞧倩桃拿了幾枝杏花來，各處插瓶。小鈺說道：「日子真過得快，又是杏花時候了。今年鶯兒還開酒店不開？」旁邊宮梅插口道：

「二爺還掛記他，他如今說起二爺就像蛇蠍一樣的害怕呢。」

正在說笑，忽見一個上房老媽來說：「太太請二爺去瞧丫頭。」